

## 没有下一个

爷爷是民国时期的人，因为品行好，一直在庄间做保长的事情。村上有两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爷爷也把他俩收留到家里，把他们养大。和家里人一样，他们也干一些放羊、喂猪、拔草之类的力所能及的活（这后来被共产党说成剥削长工）。等他们长到成家立业的时候，爷爷给他们盖了房子，娶了媳妇，让他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。土改的时候，爷爷因为做过保长，首当其冲受到最大的批斗和侮辱，而批斗爷爷最厉害的竟然是两个受他帮助最大的孤儿。真是共产党那套搞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把人变成无情无义的狼。爷爷的家庭被划成富农成分，从此灾难不断。爷爷被迫害的临死的时候想吃一点自己最喜欢吃的韭菜，也未能如愿。

父亲是个老读书人，能书会画，而且继承了祖上的中医祖传。在公私合营的那会，父亲的诊所被强行占有，成了公家财产。父亲也被安排在乡医院上班。“反贪”那会，父亲因成分不好被几个同事诬陷说他贪污了十元钱。因此父亲被判刑三年投进大牢，差一点死在了茫茫戈壁。在“三反、五反”那会，大哥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，每次批斗大人时，小小年纪的他都会被拉到批斗场合陪场子，每个场子站下来，大哥都会偷偷的哭，因为忍受不了这非人的折磨，未成年的他便荒废学业，去外地跟修铁路的大人一起干活。二哥、三哥也是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，小小年纪都成了“人民公社”的社员。四哥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，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，也是小小年纪就成了村上的羊倌。

到了我这，因为信仰“真善忍”，为法轮大法说一句公道话，数次被非法关押，开除工职，镣铐酷刑，电击针刺，熏毒气，被恶警指使犯人几次打晕后用凉水泼醒，并被非法劳教一年，其间的苦难至今历历在目。

在我家族被迫害的经历中，我知道我们都是善良的、无辜的，我们本应该和大多数国家的人一样自由、体面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但为什么我们会无端的一代一代、一拨一拨的遭到迫害呢？《九评共产党》给了我们答案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不让中华子孙成为下一个被共产党迫害的对象。（文/单幸存）◇



## 明慧週報

副刊

第79期

2006年10月6日

散文

## 返回故里

——来自生命之源的畅想



曾经是不远的过去，左冲右突于名利的战场，在膨胀的欲海中垂涎，沉重的生命因此而暗淡无光。

在这个迷茫的世界上，难以寻找一块清纯僻壤，我在迷乱中玩火，在欢笑中悲伤，不再有根，浮游于心灵的荒凉。白天繁乱，夜晚浑浊，已失去生命轻松的舒展，弯腰拾起的都是感慨，步履留下的都是遗憾，不知不觉中被世俗之刀雕塑成像，定格于画中，迷失了自己，坠落入地狱的牢房，忘记了故乡。

因为太累，所以爬行，背负之篓装满了肮脏，步履蹒跚，在迷失中寻找方向。

豁然间雾散开朗，梦里天外飘进一只清纯的歌，带着醇香。我轻轻地打开这扇生命天窗——《转法轮》，里面平实的句句真言，如山岳耸立，浩气涤荡，天降琼浆，人神共享，任何美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神怡心旷。一个光明的声音劈开桎梏已久的枷锁和地狱牢房，在天地间回荡，那是生命的希望，普度的乐章。

我走向寻根的路，回归我的家乡，背上的负担越来越轻，虚伪的外装也一层层脱光，我一路高歌，一路欢唱，不管前面布满陷阱、荆棘、诱惑与妖魔、寒风与凄凉，不管路有多长，我都会一如既往，因为这是寻找生命之源的唯一希望。（文/大陆大法弟子）◇

## 唯利是图 损德丢命



宋朝时，浙江宜兴有个段承务，他医术精湛，但为人很高傲、唯利是图，如非大富大贵或有权势者都休想请动他。翟公巽在常熟任职时，想见他一面，还需梁仲谟尚书从中牵线搭桥，方才能如愿。

当时平江有一个富人生了病，因

此把段承务请来医治，段承务看后说：“你的病只要几剂汤药服了就可痊愈了，但必须给我五百贯作为报酬。”富人的家人答应只能付给他一半，即二百五十贯作为报酬，结果段承务听后拂袖而去。

富户人家无奈，只好紧跟着再去请段承务。段承务这次居然说要五十两作为药费，后又想了想，说要增至一百两，说只有给他这么多钱，他才肯出药。富户人家无计可施，只有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，段承务这才开了药方。

段承务拿着所得的银子可以说是

满载而归，在途中休息时，在睡梦中，他见到一位身穿红色衣服的神人对他叱责道：“上天让你行医，但你只为贪图钱财，没有一点救助他人之心。”随即下令罚他杖脊二十，并让左右差吏抓住他立即行刑。

等段承务醒了过来，真的感觉自己的脊背疼痛，于是就让旁边的人帮忙看看，一看，他的脊背好象有被杖打过的痕迹。段承务回家后，没几天就死了。◇

# 牛郎织女不为人知的故事

每年的农历七月七日这一天，所有的麻雀和喜鹊会飞上天，在银河两边架起一座鹊桥，让牛郎和织女相会。民间把这一天叫做七夕节。

我从小就熟悉牛郎织女的故事，尤其感慨扼腕于它的结局。说是织女与牛郎本已配为夫妻，天界却派人将她强掇回去。牛郎悲苦不依，便披了老牛的皮追赶，居然也能腾云驾雾一般直上九霄。看看就要追上，王母却拔下玉簪往身后一划，银河便悬隔在牛郎眼前。当然最后毕竟出现了一丝亮色，大致是每年农历的七月七日，他们尚能在鹊桥上相会。

因此民间传说，织女回瑶池，牛郎返人间，必是痛彻肺腑的恨事。也许正因为织女终日泪洗面，百分之百的不快活，天帝才特许她每年见牛郎一次。因此他们普遍的结论是，天帝是不通人情的，却毕竟疼爱儿女；人神之间的爱情是美妙的，却又注定了悲剧的命运。

童年时祖母曾煞有介事地和我说，这天如果躲在葡萄架下偷听，还能听见小夫妻的窃窃私语；如果向蓝天遥望，或能看见彩虹似的鹊桥；至少，这天农家惯见的麻雀、喜鹊等等，因为要飞去搭桥，所以就从眼前消失。我从不同角度验证，竟然证实了这最后一

条。我便相信这一个神话故事，并非虚妄。而且在十年后（二零零五年）的一天，也即七夕的这天深夜，一梦梦到天庭。织女果然在瑶池，牛郎也本是一方星君。我本期待织女如泣如歌的倾诉，孰知她不仅没有满怀愁绪，反而无限的感恩天帝。而牛郎在百年之后归位到原处，同样欢天喜地。

我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被天帝洗脑，早忘了人间的舞台？”

她说：“是到人间时被洗脑了，所以和人一样执著于情事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们是否知道，世间人都有哪些说法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本是为他们而来，他们却误解了我们。”

我如坠云里雾中，只得死缠硬磨了织女，要听背后真实的故事。织女没法，就与我徐徐道来：

“我本九天瑶女，牛郎则是一方星君。某日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观照红尘，才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，渐渐就失去夫妻之间的伦常。除开利益与肉体的欲望，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。可是天庭早就给人规定了严格的标准，倘若人一再的败坏下去，那人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。然而当时，诸神震怒之至，都说应该降下灭顶之灾。你应该听说过的，上古时期的大洪水，遍及全世界的大洪水，即是那时人类道德无存了的报应。

我和牛郎心有不忍，就想给人一次机会。我们经过周密的安排，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。众神俱为我们的悲悯之心感动，纷纷表示要全力以助。其中太上老君让出他座下的青牛，说是叫它跟了牛郎去作护法，待到圆满时自然超升。

且说牛郎来在世间，选的却是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。等到父母死了，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。他虽受够了贫困与虐待之苦，然其天性善良、真诚，且柔韧，所以不怨不恨，不记不报，只与老牛相依为命。其实他有此一段历程，以及后来的全



部故事，都有着深刻的用意。

其一是牛郎的所为，是想向世人表证，什么是孝，什么是悌，什么是处家立身的最重要、最纯正的法则。

其二是织女的所为，是想向世人表证，神所看重人间的，不是金钱、权力与高楼大厦，而是人品；人品纯粹而朴真，直接可以感动天庭。

其三是两者共同演绎的情节，是想向世人表证，什么才是恩重无比、忠贞不渝的爱情；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，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；当夫妻之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磨难，他们也能以精诚之心破除一切障碍。

其四是王母终将织女掇回，是想向世人表证，天庭法度森严，神的标准远远高于人间；人天悬隔，天庭之爱，并非世人可以妄自猜测。

其五是天帝允准七夕相会，是想向世人表证，这出悲剧必得留下强烈的余音，不能被凡间很快忘却；当天下有情人都有一个机会，得以重新审视彼此的爱情与婚姻，就能更加强化其情其爱其恩的基础。

总之神到人间来展现夫妻恩爱的至上之作，自然不是出于人情，而是出于慈悲。当然他们要借人情来作悲剧的纽带，才能给人营造一个迷的环境，同时留下一幕深刻的印象。”

我说：“可是今天，谁还懂得这些原始的内涵？”

她说：“这也正是七夕不为人所重视的原因。其实牛郎和我自己，何须为那一段爱情而唏嘘。我们所悲悯的，从来都是日益蜕变的人心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如果当初王母并不掇你回去，你们可能也迷失在人间。”织女笑而不语，或已默认了我的说法。

我一梦醒来，七夕已去。人们各得其所，各取其乐，仿佛压根儿就没听说过织女的故事。那么她只为我所梦见了？我一个激灵，就想着把它记下来。◇

## 不做“驴”民

以前在北方农村用驴拉磨的时候，要用布蒙上驴的眼睛。为什么呢？不用布蒙上驴眼，驴死活也不肯走。毛驴被蒙上眼睛后，就在皮鞭的抽打下不停地一圈一圈地拉磨。

“蒙驴拉磨”使人想到当今中共政权下的“驴”民政策。

中共用封锁和垄断消息蒙住人民的眼睛，用谎言迷惑人民的心智，并利用公检法使用高压暴政，把百姓象驴一样对待。特别在迫害法轮功中，中共的“驴”民政策更是到了极点。

最近东北某地公安召开秘密会议，传达了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最新“精神”，强调对法轮功问题以后要“秘密处理”；不许公安内部人员看《明慧网》等法轮功网站，因为有的公安人员长期看法轮功网站，立场发生了问题，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越来越被动。

很显然，中共的“驴”民政策就怕人把那块布扯掉。因为，谁愿意明明白白地做“驴”民呢？即使被迫做了驴民，谁能保证中共不卸磨杀驴呢。◇